

细节是一种奢侈

行走 在最好的时光

美食需要说法

褚 橙

日剧《真我霓裳》里,男主角回忆自己的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是全家去逛百货商店:“我很喜欢百货商店。我家是做生意的,所以唯一的娱乐就是去商场,在食堂吃饭,吃儿童套餐,在游戏区玩耍,让大人买玩具给我。妈妈看衣服,爷爷则是逛他喜欢的渔具区。一个店里什么都有,大家都很兴奋。就是这样一种,幸福的原点。”——因为这美好的回忆,他长大后投身百货业。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幸福的原点”这样的高度来描述百货商店,然而不正是这样吗?在城市化摧枯拉朽的大潮下,对于城市原住民而言,文学作品里所谓“故乡的小河”其实完全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车来人往霓虹彩虹钢筋水泥的都市,才是他们出生成长终老之地。

画中的男孩,是我的一个哥哥,名奇伟,小名阿伟。不过他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在《儿女》一文中提到过他。父亲画这幅画,内容是真实的,不是想象的。他亲眼看见奇伟在哭,桌子上放着四粒花生。父亲便问他:“怎么了?”奇伟说:“花生米怎么只有一点点!”父亲连忙再去拿一把来补给他,他才破涕为笑。在出版英文版的时候,这幅画被弯曲了原来的意义,被译成:“怎么?只有花生米?”

丰子恺的画意

花生米不满足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风月总无边

越夜越美丽

◆ 何 菲

那天半夜我和 F 警官讨论猪肉的话题。他说上海没有好猪肉,家乡长沙的土猪肉那才叫个香!用来做小炒肉至少能吃三碗米饭,且必须用陈年糙米。他忘情描述并承诺下回定然给我带来尝尝。

长沙人重口味是出了名的。他们衡量东西是否好吃的唯一标准就是人不入味。只要入味,哪怕食肆寒碜食材低端,也会引来食客无数。

初次去长沙是 10 年前,从酒店 40 层隔窗眺望,早春细雨中的长沙城有点驳杂无序,商铺倒是鳞次栉比。美发造型店尤其多,理发师都号称从南方学艺归来。湿亮的马路上东南菱帅与北京现代混杂,咖啡店里有爱尔兰咖啡和香蕉船是湘版的,无论点什么,必配送红油花生一包。夜晚,是去屙丝版“xx 大食堂”小酌还是去高大上的海鲜城饕餮都不那么重要,反正空气中都无一例外飘荡着腊味葱蒜干辣椒和干紫苏叶的气味——关键是饭后去哪儿消磨。

那时我对长沙娱乐业的概念还局限于刚刚火起来的电视湘军和上过春晚的奇志大兵。剧院是南派相声的发迹地,还混些硬咯吱人的无厘头节目,380 元的票价却坐无虚席,当时普通长沙人的月薪不过一千出头。我跟着傻乐了三四个小时,佐以瓜子花茶和槟榔。深夜散场后,的哥奇怪:那么早就回去?据说子夜后半段才是长沙夜蒲的黄金时间。零点开始拉场子呼朋引

我觉得劳累后也有安慰。”

台湾的陈子苓为主妇开出的假日节目单是:“早上起床后,穿着让自己看起来最美、最有自信的衣服,到具有书店、超市的大型购物中心。先在书店浏览所有想看的书,等到眼睛疲倦后,换个气氛去逛逛各种香味的沐浴用品,较凉的日子可以买几款沐浴球当晚泡泡看。接着,一边欣赏橱窗上美丽可爱的商品,一边走回书店里,从许多令人垂涎的食谱中寻找今晚的菜单,再到齐全的精致超市买菜回家。一天下来,不用花费许多,你就可以满载充实与满足回家!”

某个下午,在商厦恍然驻足,听到店里的背景钢琴曲是某部电影配乐,何其幸运,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行走在这个年代。现在、当下、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光。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46 期

总是想得太多

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每次想起他,除了到他那张酸枝木床前去问安的模糊记忆,就是少年时年年清明去扫墓的情景。

爷爷的墓在山上,闽南的四月已经可以穿单衣,扫墓在孩子们眼里更像是一场春游。在小山的泥土路上奔跑,毫不在意衣服和手背被野蔷薇的刺刮破,一路被大人们呵斥不得从人家的坟头上踩过。孩童是离死亡最远的人群,他们要很久以后才能理解那种惘然的悲哀。一直要到家人除了草,掰掉墓地四周长得过分茂盛的树枝,用一小罐朱漆临一遍爷爷墓碑上的字,孩子们才肯安静下来。上供的瓜果和清明粿,一半带回家,一半留在山上。离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46) ◆ 严 力

→ 阳光的腿
一不小心就绊倒了冬天
溅出一片初春的黄花
这就像人生
很多事情来不及声张
该来就来了

→ 牙齿的全部功能是撕咬
但商场里至今还没出售过
能把“撕咬”刷白的牙膏

→ 一早起来嘴角干裂
昨晚肯定有人溜进了我的生活
偷走了梦中的维他命 C

→ 马年的到来令我想起了回马枪
可惜臂力已端不起一杯静心的茶
往回也许能找回文人修养的岁月
但把丢弃在成长过程中的诗歌
捡起来
新世纪的脊椎已胜任不了那种
弯度

→ 能否驾驭婚姻生活的另一半
也是要路考的
很多人一辈子没能获取驾照
甚至过期驾照也是值得
一再炫耀的

第一次见到褚橙,我被这个“褚”字闪了一下眼,怎么读怎么不顺,这不是人的姓氏吗,怎么落到一只橙子上呢?是的,这个“褚”字正是那个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的姓氏。

褚橙摆在商场,一点不便宜,13 元 1 斤。新奇士橙只是 9 元 1 斤,来自南非的红肉橙也是 13 元 1 斤。在卖相上,褚橙占不到便宜,它圆中带扁,皮色比不上新奇士鲜艳。不过,仅仅犹豫了一秒钟,我就抛弃了新奇士和南非橙,选择了褚橙。我想知道,一位 74 岁才重新起步的老人,11 年之后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51 岁那一年,褚时健成为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他用 18 年光阴把这间小厂打造成“亚洲第一烟草企业”、千亿“烟国”。可是他的工资却只有 3000 元,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低收入与企业高利润之间的巨大差距,给自己安排了“激励奖金”。结果因“贪污 174 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年褚时健 71 岁。之后他被减为有期徒刑 17 年。最讽刺的是,他的继任者在他服刑第二年就合法地获得了过百万年薪。

74 岁那年,褚时健获保外就医。

清 明

◆ 戴 蓉

家后再也没吃过这种点心,但清明粿灰绿的色调和清香至今难忘。

几年前清明爷爷迁坟的细节,是母亲叙述给我听的。她说起请来迁坟的人是如何开棺拣骨放入大瓮里,年深日久骨头都已变成深红。大瓮以白纱包裹,有人用笔在上面画出爷爷的面容。母亲说,那人画得真仔细,连眼镜都没忘。大瓮由父亲一路抱下山去,依照旧俗路上不能停留,装着亲人遗骨的大瓮不能着地。父亲后来告诉我抱着重物走山路十分吃力,毕竟他也上了年纪。我想,那种疲惫不止是体力,也是心力上的,一旦老之将至,再通达的人也会被不安与不甘缠绕。我默默地听着,那夜却把简牍

河的第一条岸

最早知道根据小说《三十七度二》改编的电影《巴黎野玫瑰》,是因为 2002 年买了一本马骅和张栋主编的《经典情色》,此书前有几张彩色电影海报的插图,《巴黎野玫瑰》就赫然在目。虽然也没什么露点,但是不知为何,这张海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多久,我就买了张碟。

马骅掉进澜沧江里再也没有回来,韩博说,别老拿支教说事,马骅是个诗人!我想说的是,马骅除了是个诗人,还是个影迷。生前,他和张栋还编过《新青年 DVD》(第一、第二辑)和《好莱坞批判》,可见其观影的趣味和立场。

诗人和影迷,可以是一个人,那么男人和女人呢?菲利普·迪昂写的这本书,看上去是男女欢爱纵欲过度,其实却有很深的哲学命题想要表达:男人和女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对电影颇有微词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电影完全忽略了小说的核心命题,直接诉诸于感官刺激和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虽有票房大卖亦非他之所愿。

75 岁他回到自己家乡——云南哀牢山,承包了 2000 亩荒脊的山地,开始种橙子。当时正值泥石流肆虐之后,山地一片狼藉,村民都说这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橙子挂果需要 6 年,而他已经 75 岁了。这位新版“愚公”,却敢拖着年迈的妻子一起在橙园搭了一个棚屋,进驻荒山,组织农民种下了 35 万株果苗,又借 1000 多万元修建自来水管道,引水上山。为了保证橙子质量,他让果农修剪果树,每棵只剩 260 朵花左右,让一棵树的精华都集中在这 260 个果子里。

橙树挂果的那一年,满街都是甜橙,褚时健的橙子卖得并不顺利。妻子灵机一动,挂起“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横幅,结果客如云来。在昆明,甜橙 10 块钱能买 4 公斤,褚橙却是 8 块钱 1 公斤,一面市就抢购一空。2013 年,85 岁的褚时健带橙进京,昔日“烟王”成今日“橙王”。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有人说,褚时健的“二次成功”,体现了“中国企业家对抗制度性逆境的能力”。

褚橙果大皮薄,肉质脆嫩化渣,浓甜芳香。不过单就品质而言,它没有超过新奇士和南非橙,买它的人,包括我,要的是传奇,不是橙子。

一枚硬币的两面

◆ 河 西

小说做爱细节他都一笔带过,不渲染情色;电影开头则不然。

话说碧翠斯·黛尔有点像是汤唯,之前默默无闻,豁出去演了这样一部激情大戏后,搞到街知巷闻。小说作者菲利普·迪昂呢?也火了。一方面,小说大卖 100 万册,在被新小说搞坏了胃口的法语小说市场上简直就是奇迹;另一方面,迪昂对电影改编非常恼火,并不买账,这位闲云野鹤、法国的“垮掉的一代”才不想沾电影的光呢,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分享电影导演的成功。”

这话怎么看? 1981 年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50 比 1》的时候,他还是一条偏僻的高速公路的收费亭里当夜班值班员,虽然之后他也有些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和电影公映之后的大红大紫可不能同日而语。现在他出版了 20 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集,可是最有影响的还是这一部,可见电影的影响力之大绝非文字可比。还是感谢电影吧,让中国读者可以了解这部小说,可在上海听他抱怨小说和电影的区别。